把冬天过成喜欢的模样

□ 徐書

转眼间,立冬了,可冬天不该只有冷冽的标签,它可以是慢下来的时光,是藏着暖意的日常,是被我们用心焐热的模样。就像有人偏爱春的繁花、夏的热烈、秋的浪漫,而我却执着于把冬天,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有书香、有烟火、有阳光,还有藏在细碎里的日常。

晨起不必匆忙,拉开窗帘,若遇暖阳,便让它铺满书桌。煮一壶茶,茶汤暖黄透亮,热气袅袅升起,混着书页的墨香,成了冬日独有的香气。随手翻开一本搁置许久的书,不必追求情节紧凑,只逐字逐句品味文字的温度。汪曾祺笔下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李娟《冬牧场》里的旷野寂静,都在这暖阳里变得鲜活。读到会心处,抿一口茶,任暖意从舌尖漫到心底,去感受冬日的惬意,不过是"有书有茶,岁月清嘉"。

若遇阴雨天,便把日子过成烟

火气的模样。系上围裙走进厨房,炖一锅咕嘟冒泡的羊肉汤,羊骨在砂锅里慢熬,骨头的鲜香融进汤里,加几块白萝卜,吸饱汤汁后清甜软糯;窗外雨丝飘飞,屋内热气腾腾,家人围坐桌边,捧着温热的汤碗,聊聊近况,说说闲话,连冷空气都被隔绝在外;饭后蒸一锅红薯、南瓜、山药,软糯香甜。这样的雨天,没有寒意,只有烟火氤氲的温暖,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诗。

晴好的午后,最适合"冬日负暄"。搬一把藤椅坐在阳台上,盖上毛茸茸的毯子,让阳光裹满全身。眯着眼看光影在地板上移动,听邻居家的孩子在楼下嬉笑,或是闭目养神,任由思绪随清风飘荡。偶尔抬头,望见窗外光秃秃的树枝向着天空伸展,枝丫间藏着淡淡的蓝,竟也生出几分写意。猫咪蜷在脚边,呼噜声轻柔,这一刻,没有奔波的疲惫,没有琐事的烦扰,只有岁月静好

的字然。

周末无事,便寻一处郊外的村落。冬日的乡野少了喧嚣,多了沉静。田埂上的枯草覆着一层薄霜,踩上去沙沙作响;老树枝丫疏朗,在蓝天下勾勒出清晰的轮廓;村口的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晒着太阳抽着烟,聊着庄稼的收成、儿女的近况。风里带着泥土的气息,冷冽却干净,深吸一口,连肺腑都觉得清爽。沿着田埂慢慢走,看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把村庄的屋顶镀上金边,心里满是踏实的欢喜。

冬日的集市里也藏着鲜活的美好。木架上摆着刚出炉的糖炒栗子,外壳油亮,剥开后热气裹着甜香扑面而来;摊主推着小车卖烤红薯,铁皮桶里的炭火噼啪作响,红薯烤得焦黑流油,咬一口烫得直呼气,甜糯却熨帖到心底;裹着厚棉袄的农户,筐里装着上了霜的柿子、脆生生的青萝卜,沾着泥土的气息,透着冬

日独有的清鲜。在集市里慢慢逛, 听吆喝声、讨价声交织,手里捧着热 乎的吃食,看往来行人脸上的笑意, 连寒风都变得温柔起来。

其实冬天的模样,从来都由我们自己来定义。不必抱怨它的寒冷,只需用心寻找藏在其中的幸福所在;不必纠结它的沉寂,只需学会在慢时光里沉淀自己。可以是一卷书、一壶茶的清雅,可以是一锅汤、一家人的团圆,可以是晒太阳、赏乡野的自在,也可以是逛集市悠闲。

把冬天过成喜欢的模样,不是要对抗寒凉,而是要与冬日温柔相拥。在这一年最后的季节里,收纳阳光,积攒温暖,沉淀心情。待寒风渐歇,春归大地时,带着这一冬的暖意与从容,奔赴更热烈的时光,而那些在冬日里收获的温柔与安宁,终将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宝藏,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闪发光

静默的山路

□ 管淑平

小时候住在农村,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晨爬山锻炼。我总是喜欢望着老屋后面的那条沿着山脊无限延伸、伴着翠绿蜿蜒通幽的弯弯山路。虽然它名不见经传,甚至在地图上也找不到它的名字,也不知它的起源在何处,它的归宿在何处。只要你早上起来,朝着屋后面望去,首先看到的就是那条山路,静静地在你面前,像一条寂寞的溪流,轻轻"流"进你的眼睛。

是啊,那条曲折蜿蜒的山路上, 也曾留下过我们深深浅浅的关于童 年的痕迹。村里的一些长辈背着空 背篓,走在窄窄的路上,野草丰茂, 树木葳蕤。他们走进山里,花几个 小时找寻一些蘑菇或者野生猕猴 桃。等他们回来时,背篓里面是满 满的柴禾,那些干枯了的枝丫连同 一些小小的松果散发着清香。村里 人会用这些枯枝败叶烧火做饭,饭 菜通常来自自家种植的农作物,比 如红薯、土豆、高粱、玉米、白菜、萝 卜等。

偶尔,他们也会煮一锅大米饭配上菜肴。先把秋天收获的稻子放进脱壳机里脱壳,清水清洗,放进铁锅,柴火焖煮,煮出来的米饭喷香喷香的;再到自家的小菜园里扯一把韭菜,洗后切碎,起锅烧油,葱姜蒜爆香,小炒一盘腊肉,最后撒上韭菜碎末儿,拌着米饭吃。桌上的每道菜看上去都很简朴,因为是农家才

有,好像每一道菜又都很贵重,成年 后再也吃不到。

山是质朴的,路也是质朴的。那些铺成山路的每一粒沙子、石头,还有那些松针和落叶,它们都是那么个性,那么美丽,那么原始。它们好像从来没有屈从非自然的意志,一棵树或者一座山,一条路或者一湾水,从来都不畏惧世俗的偏见。因为它们根本不像城市道路那样任由设计师与建筑师们剪裁,不像城市道路那样理想化、格式化、统一化,最后被建造成钢铁森林的高楼大厦。农村的山水是一个真正纯粹而又自然的自我存在。

山有山的巍峨,水有水的柔美, 生活在山水里的人们,似乎没有"房 贷""车贷"的忧愁,也没有太多的生 活压力和迷茫,身心没有多余的束 缚。早晨起来面向太阳,在鸟雀欢 鸣声中开启一天。先去水缸旁边接 一壶水,烧热后洗脸,再简单准备 早餐,经常是一碗小面,菜是新鲜 的小白菜,绿油油的,有时碗里面 还有一个荷包蛋;等太阳爬过树 梢,大人们捎上镰刀、背篓、水壶,便 往农田赶去。

日月星辰,蓝天白云;群山跌宕,悬崖险峻;微风拂面,鸟语花香;泉水叮咚,绿树掩映……这些并不是在人们的想象和虚构之中,生活在农村的人,每日面对的就是这些真实的景物,自然而然,习以为常。

当你走在山中小路上,耳边的风婆 娑作响,苍翠的柏树偶尔掉落几滴 露珠,落在你的脸庞,让你一激灵,你才真正身临其境感受到自然的力量,多么鲜活的性格,多么俊朗的精神,多么亲切的自然生命!

山路旁边,随处可见的是一些山花、野草、树木,高高低低组成了一片林海,你走进山里,偶尔会碰到出来觅食的野鸡、野兔甚至野猪,它们一溜烟儿似的从你身边撞过去,你不必感到惊慌,惊慌的是它们才是这山林的主儿。住在侧中,早晚都能听到叽叽喳喳吵着和上。住在窗外,在它们小小的生活和上中,早晚都能听到叽叽喳喳吵看和上。在它们的世界里似乎也看不要有人,也没有无奈,来了的无声,走了的默默消失,从来没有挽留。

我有时候很羡慕鸟雀的生活,它们没有誓言和承诺,却实实在在地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一到春天,你便听见它们在枝头上耳语着什么,叽叽喳喳地闹着,你朝着盛开着的杜鹃花处望去,正好看到它们小小的身体在花枝间乱窜。到了初夏,山刺花开了,或缠绕、或攀附、或依偎,还散发着清幽的香。鸟儿们在花丛中蹦蹦跳跳,它们有着使不完的力气和精力,潇洒自如,惬意歌唱。即便到了深秋红叶漫天,或者

是雪花一片一片飘落下来的冬天,你走进山中,也总能够寻觅到它们的影子。

在山中生活久了,好像也就真 正成了一个山里人。是的呀,山里 四季分明,清风拂面,能够洗却凡尘 杂念。生长在河边的芦苇丛摇着 ,跟随四季变换模样,偶尔盯著丛摇着 苇发呆,蓝天白云在你头上,花郎是 游在你身旁,漫步其间,难道的玩开会 无动于衷吗?到乡下游玩的姆对 无动于衷吗?到乡下游玩山绿树 出感慨,好像此刻的他们逃离里 人,他们总是对着那些高山绿树 出感慨,好像此刻的他们逃离常城 市。我和他们打交道,他们经会机械 市。我和他们打交道,他们经会机械 市。我和他们打交道,他们多么机 ,开着花、结着果的园林,可 爱,可是还是无法媲美山林的秀色 与神韵。

农村地区的山路,很少有平坦的,绝大多数坎坷不平,蜿蜒曲折,但它的每一步都风味无穷、多姿多彩,每一境都如诗如画。时而似云梯挂在山脊,时而像玉带绕在山腰,时而又像彩虹似的跨越山峦。是的,只有当你独自一人走在那弯弯的山路上,一步步无一不是享受,等你爬上山顶,山下的村落就在你的眼睛里,农人们在田间劳作,烟囱冒着炊烟,孩子在跑着、跳着……有人居住的山林,就有了窄窄的山路,有山路的地方,便不会荒无人烟,不会缺乏烟火气息。

漫漫归乡路

□ 高延新

一场秋雨,把树叶染成了金黄色。一夜间,满树的叶子铺满了地面,仅剩几片倔强的树叶与生命做着最后的抗争。

我站在树下举目凝望,晃动的树叶摇摇欲坠,仿佛稍不留意,就会轻飘着奔我而来。从春天的嫩绿,到夏天的墨绿,再看如今的金黄,树叶演绎着它精彩的一生。不舍,那是当然!它对树的爱是刻骨铭心的;挽留,那是自然!树像对待孩子一样日夜不舍地关爱着它们,但瓜熟蒂落、落叶归根,生命的轮回又岂能给倔强让路。

我漫步村庄,连续穿过多条巷子,多数住户已是铁将军把门,冷清得有点瘆人。多年前这里可是人来人往,邻里欢声一片!市井繁荣,人间烟火气息浓烈。我继续往前走,偶尔碰见几位年长的老者,看似熟悉却又陌生,不知如何称呼,四目对

望尴尬到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拐杖支撑起他们最后的倔强。他们是守村人,像极了那树上最后一片倔

四季轮回,大树春天又会冒出 嫩芽,生出新绿。日夜交替,村庄却 没有了灯火通明,甚至可能会慢慢 消失。

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我,对乡村还有着深刻的记忆。我所经历过的在脑海中时常浮现。冷清的村庄,属实有点不舒服。当人们选择逃离村庄,当那倔强的守村人也随秋风而去,也就彻底断了回村唯一的念想。有一次父亲问我的两个孩子知道老家在哪里吗?孩子处于一种疑惑的状态,不知如何回答。他们知道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老家,可不知道叫什么。这也不怪孩子们,他们随我们移居他乡,出生在大都市,一睁眼面对的就是钢筋混凝

土的高楼大厦,对乡村概念几乎是零。真应了那句老话——我们本是乡村的主人,硬生生过成了它的客人。我仔细计算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年回家的次数不多于十次,这就是现实。相对我们"80后","60后"对乡村情结稍加浓烈,他们用倔强撑起乡村的门面。当村庄飘出第一缕炊烟,不用怀疑,那肯定是我们的父辈。电气方便的今天,倔强的他们始终用木柴把灶膛烧得通红。你问他们为何不用电气,他们会说这样烧出的饭菜会更香。

每当回家,我喜欢帮着母亲烧灶,一把秸秆引火,然后放点苞米芯,随火势加入短点的树枝。灶膛被烧得通红,树枝烧得噼里啪啦,可亲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这才是生活,这才叫日子。整个巷子都弥漫着大米饭的香气。

当父辈都离我们远去,谁还会 把灶膛烧红?偶尔回一趟家,也是 因为家里有事,或者顺道路过。烧 碗水泡杯茶的时间都感 觉是奢侈。远在天津的发小,去年 花了几十万元翻盖了老家的正房, 房子盖好后,也就逢年过节回来几

趟,其他时间几乎闲置。 我拿起扫把和抹布,把整个庭院清理干净,终究还是无法把内心抚平。再次把大门锁死,纵使千般不舍,还是无法松开脚踩的油门。落叶飘零,车子驶出村庄。出走有期,归来无时。这又何尝不是埋在每个游子心中淡淡的忧伤。

在时代的洪流中,乡村的变迁 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故土,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带着梦想和希望,踏上了通往城市的列车,却也留下了空荡荡的村庄和那些坚守家园的老人。

然而,乡村的衰落并非不可逆转。随着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投入、技术的引进,这些都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年轻人带着新的知识和技能,开始在乡村这片热土上播种希望,耕耘未来。

我们不能忘记,乡村是我们的根,是文化的摇篮,是精神的家园。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心中总有一条归乡的路。这条路,或许坎坷,或许遥远,但它始终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归来。我们应当珍惜这份情感,传承这份责任,让乡村再次焕发生机,让归乡的路不再遥远。

他, 尼归乡的路不再遥远。 当春风吹过, 那些曾经空荡的巷子再次充满欢声笑语, 那些曾经 萧条的村庄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愿每一片落叶都能找到归宿,每一条归乡的路都不再遥远。

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 刘同富



在当下热火朝天的"宿超"赛 场上,自11月1日,沭阳队1:6输 给泗洪队后,又在后来的赛事中 陆续输给了宿城队、宿豫队和宿 迁经开区队,造成了四连败的事 实。一时间不少网友议论纷纷: "沭阳队技不如人""沭阳队实力 不行""沭阳队发挥不好"……其 实,我不这样认为,输赢在我看来 只不过是进了几球,足球比赛拼 的是精神,践行的是"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宗旨,而且沭阳队已 经尽力了,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 他们都做到了极致。况且在之前 两场球赛中,沭阳队也曾战胜了 苏宿工业园区队、市洋河新区 队。回忆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 景,现在仍历历在目。

那一天的绿茵场上,秋阳洒落,像一层薄薄的金粉将每一寸草地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芒。这是"宿超"最令我期待的一场比赛,整个球场都弥漫着紧张而兴奋的气息,我坐在观众席上,举起为沭阳队加油的拳头,心跳得很厉害,仿佛要冲出胸膛。

赛场上人头攒动,观众早已 迫不及待地等待比赛开始,他们有的挥舞着彩旗,有的喊着整齐的口号,为即将上场的球员们加油打气。我注意到场边的啦啦队,他们穿着统一服装,清一色的"沭阳蓝",挥舞着代表各乡镇、各单位啦啦队的彩旗,动作整齐划一,像是一个个跳动的音符,为这场视觉盛宴增添了更多色彩。

当裁判的哨音响起,赛场上 爆发出沸腾的浪涛,球员们像离 箭的弦一样冲出去,带球、传球、 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 与灵感,我看到沭阳队的守门员 袁傲和,他眼神坚定,像守护着自己领土的雄鹰,时而飞身护球,时 而稳稳地站在球门前,用那双灵 活的手臂一次次地化解了对方的 进攻。场边的观众随着他那每一 次的动作而惊呼,掌声如雷,仿佛整个赛场都在震动。

双方比分始终紧咬不放,每 个球员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对 方的进攻越来越猛烈,沭阳队的 球员们都毫不退缩,他们像一群 团结的战士,彼此配合、互相鼓 励。我看到沭阳队22号球员仲 银山一个转身,将队友传来的球 轻轻一勾,球在空中划出一道优 美的弧线,直奔球门而去,"进 啦! 进啦""沭阳又进球啦"…… 那一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 是我第一次看球赛,我感觉自己 的呼吸都快停止了,终于进球 了。整个赛场沸腾了,欢呼声、尖 叫声此起彼伏,像是要把天上的 云朵都震碎了。沭阳队的几名队 员紧紧相拥,眼光中闪烁着自豪 的光芒。场边啦啦队也跟着欢 呼,各种彩旗在手中飞舞,像是在 绘制一幅流动的星图。

下半场,沭阳队踢得更加猛烈,10号球员刘锦仁带球攻人对方禁区,以一记横传,紧跟其后的13号球员徐博熙接球后抽射成功。我看到刘锦仁的脸上流动着汗水,但他依然微笑着为队友鼓掌……

这场比赛让我深刻体会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身为一名沭阳人,此刻,我为沭阳队感到骄傲,也为那些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的球员们感到敬佩。这场比赛不仅使我感受到了足球比赛的魅力,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论是在赛场上,还是在生活中,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那片绿茵场上的汗水,见证了参赛者的青春岁月,每一声喝彩,都是对奋斗的最好诠释。"宿超"不仅是一场胜负的较量,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它让我们懂得,胜利不仅仅是比分的体现,更是团队精神的结晶,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参加"宿超"的球员一样,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都能勇敢前行、永不言弃。足球场上汗水与热血交织,呐喊与激情共鸣,在这样绿茵场上,每一个身影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奔跑,为团队的荣誉而拼搏。

"奶奶牌"炒板栗

□ 周科

深秋傍晚,风里裹着几分凉意,青石板路上满是梧桐叶。每到这时,奶奶就会提着布袋子去巷尾的菜市场,到拐角那家干果店挑生板栗。那是我们童年最暖心的秋冬小食,是寒风里最难忘的默菩

炒板栗前的选料,是从菜市场开始的。奶奶总说:"板栗要挑沉手的,壳子亮的。"我跟在她身后,看着她在干果店的竹筐里翻拣。奶奶将圆滚滚的板栗放在手心掂一掂,敲敲壳子听声音,遇到壳上有黑斑、捏着发空的,就放回筐里。店主边帮我们装袋,边笑着说:"阿姨您真会挑。这板栗是山东来的,甜得很!"回家路上,我抱着装板栗的布袋子,能闻到生板栗特有的清香气。

到家后,我搬个小板凳凑在厨房水槽边,帮忙处理板栗。奶奶把板栗倒进盆里,加温水泡上。她说:"生板栗泡一会儿壳就软了,划口不容易裂。"她拿出小剪刀,在每个板栗顶端轻轻划个十字。我学着做,剪刀尖偶尔戳到果肉,板栗便渗出一点透明的汁水,清香味更浓了。奶奶将泡好的板栗捞出来放在竹筛里沥干水分。那褐红的壳子亮闪闪的,等着进锅。

院子里早支好了小泥炉,铁 锅擦得锃亮。奶奶从储物间拎出一袋粗沙。那是去年炒板栗剩下的,颗粒均匀,还带着旧年的烟火 气。奶奶先把粗沙倒进铁锅,握 着大铁铲慢慢翻炒。随着火苗舔 着锅底,沙子渐渐热起来,泛出浅 浅的黄色。我凑过去想帮忙,刚 碰到铲柄就赶紧缩回手:"好烫!" 奶奶笑着拍了拍我的手:"等沙子 炒得烫手,才能放板栗,急不得。"

到了能放板栗的时候,奶奶把划好口的板栗倒进铁锅。随着"哗啦"一声,板栗和热沙撞在一起,锅里瞬间冒起一股热气。我抢着要铲,可怎么也翻不动。奶奶接过铲柄。随着她手臂一扬一落,板栗裹着沙子在锅里滚,每一颗都沾匀了热沙。她时不时掀起锅盖,让水汽散出去:"水汽留着,板栗肉会粘壳。"

等待的时光最磨人,却也最让人期待。渐渐地,板栗的甜香慢慢渗出来,混着烟火气飘出院子。奶奶掀开锅盖,用铲尖挑出几颗裂得最大的:"小心烫,吹凉了再吃。"我用筷子夹起一颗,鼓着腮帮子使劲吹了一会儿,才敢剥壳。板栗裂开的壳一剥就掉,露出裹着淡褐内皮的果肉。我咬了一口,热乎的甜糯在嘴里散开,带着点焦香,一点不噎人。奶奶坐在旁边,看着我吃得满手是沙,也剥了一颗慢慢嚼:"还是自家炒的板栗实在。"

我们围在泥炉旁,你一颗我一颗吃着炒板栗,风再大也不觉得冷。如今,我再想起童年的炒板栗,已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的深秋,却记得奶奶在菜市场挑板栗的模样、温热的粗沙、烫嘴的甜糯。那是属于秋冬最暖的味道,也是家人陪伴的最朴实的幸福。



主编:顾园园 邮箱:sqswtx@126.com